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廿一號
漢口新聞報
星期三
告白第四張第九頁
妙哉此烟
樂哉此君
另有十枝裝出售
SPHINX.
MAY BLOSSOM
CIGARETTES
遺失提單聲明
茲遺失四月十八號昌和輪第一萬零九次入口提單一支計黃表一百二十件除向該公司掛失外特此登報聲明無論何人拾得作為廢紙此啟
肺病救星
太中華神效止咳丸
當面止咳 不靈退洋
中華大藥房
大中華心胃肝氣丸
大中華藥房
各藥房均有代售
面友
FACE FRIEND
REMOVES FRECKLES
WHITENS THE SKIN
白皮色
除雀斑
嫩肌膚
總經理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百昌洋行
各大藥房洋貨店均出售
受業聲明
遺失黃表紙提單聲明作廢
照地執照重行聲明
漢口交通路
會文堂新記書局
贈品大廉價廣告
圖書目錄函索即寄
大贈品廉價簡則
浙江蓀元人參號廣告
西女士杜安教授
跳舞 唱歌 鋼琴 俄文
用來用去到底是太平洋肥皂好

中外雜聞

陝西考察團 道口縣視察紀（續）

萬山環抱中民智閉塞 城市簡陋人口反日減

進爲古道嶺，又名盤龍嶺，高峻險阻，不在秦嶺之下，登陟甚苦，梯形之

★再★

盤路共十八盤，始躋其嶺，棄輿扶杖而登，汗流氣喘，至峰巔有關帝廟一座，置杖休息，廟下迎面山峯重疊，最近者爲天書山，羣峯層列，如筆架，如海浪，如施帳幕，得稍慰跋陟之苦，聞衛兵所帶駝物之騾，在登嶺之頃，有四匹因碼路石滑失足，墮入淵中，途徑之艱險可知。本日因路徑難行，只走四十里，下榻於屹塔寺，四圍盡係高山。

★俯★

視天光，所見甚小，眞有坐井觀天者矣，此間時有匪黨出沒，衛隊終夜警戒，一霄之中，六易口號，亦云危矣，二十一日由屹塔寺前進，行於河邊未越大山，距鎮安縣三里，山勢陡合，岸高谷深，河岸不能再行，乃攀登藥王扁，視古道嶺更險，亂石巉巉，幾不能住足，石上浮沙，履之甚滑，奮息而登，上祭葯王，有殿三楹，跨於道口縣內，駐軍列隊接於此，下山路較平坦，城內屋脊鱗比，已映眼底。

★城★

牆半在山腰，半在谷底，山腰一段已倒，全城之牆所剩者不過三分之二，城之南面臨河，河之彼岸爲長松嶺，昔日本多松，刻已盡被土人劃去墾爲農田，更無昔日風景矣，城之四圍皆山，如在甕底，團員下榻於高等學校，校舍在昔爲安業書院舊址，房頗寬敞，六日以來，以此處居住較爲舒適，縣政府並送酒肉，交由所帶厨司烹食，入潼關後，西安因防疫禁屠一週，至此始獲食猪肉，城內街市約長里許。

★商★

店均甚簡陋，資本多者不過數百元，所售之物，大都爲當地產品，如皮紙香臘草鞋黃表燒酒之類，機製貨物除紙煙外甚罕見，飯舖饅頭切麵外並無炒菜，但猪肉則甚賤，一元可購八九斤，時値農家收稻之時，多割肉饗工人，故牛肉頗多，其肉脂多瘦小，亦不如中原各地之香，不知原因何在。

★農★

民生活，入民國後，每況愈下，大都入不敷出，在民國十四年調查，全縣有四萬餘戶，約十四萬人，今則較前減少，民間生活亦以農爲主，農隨各就附近山中所產，收穫製造，作爲一種副業，或採之運往山[illegible]，男子終年勞苦婦女二十歲左右輕易不出[illegible]者，亦助其夫料理農事，食物以玉米爲[illegible]每斗四十斤售價九角至一元餘，入口食[illegible]中，加以洋芋，[illegible]製食物

★兒★

童長成甚慢，十五六歲之兒童，尙不如都市十二三歲之長，長幼面色均乾黃，雙目呆滯，腦筋亦較遲頓，教育不發達，爲一大原因也，農民以佃農爲多，自耕農不過十分之四，佃農向地主納租，視當年收穫爲標準，各得一半，一切捐稅則由地主負之，大米每斗一元一二角，麥每斗一元五角，產量均不多，春分後，熟水田種稻，五月至七八月收割，收後則種麥稻，每畝可穫二石，米質並不佳，色黃且有紅瓣，亦無香味，除供本地食用外，無法輸出，（未完）

天津市 西湖飯店附近破獲 輪盤賭

△天津十七日通訊，本市公安局，對於煙賭，查禁素嚴，乃前日忽據鄉區五所報告，謂馬場道西湖飯店附近，有西班牙人，開設輪盤賭局一處，華洋巨富，往者甚多，公安局因係外人關係，當指令該所設法勸止，詎意勸止罔效，公安局遂一面函知駐津比領，一面令該管區所於前日（十四日）夜三時派警查剿，設局之西班牙人，恃以外人資格，當時尙有拒捕情事，後經巡官某拿出盒槍示威，始安然就捕，計被捕者，英人五名，美人二名，俄人二人，西班牙人一名，共十名，外有中國僕役二名，除俄人及中國人業交地法院一外，餘均交各該領館訊辦，又聞該賭局，已開設一月零十四天，至被獲華洋人姓名，則尙未探悉。

△又訊，鄉區五所界內，馬塲道西湖飯店附近，有大樓一所，係輪盤賭窟，於前晨三時許，輪盤正在轉動，有華人侍役十五名任招待，有英人五名，美人一名，俄人一名，正在賭興[illegible]人一名，正在賭興方濃，（另有軍官二名及美人二名，已與盡離去）另有一室，內坐一美國人，前已派人入內調查，聽到樂聲，公安局事派公安局特務多人，於前晨三時三十分，樓大門包圍，警士[illegible]停，造無線電技[illegible]至，先令室內外[illegible]於慌亂中已不知[illegible]盒亦已不見，後[illegible]聞盒內原有數目[illegible]明瞭，警察等搜[illegible]餘人及華人十五[illegible]第三科林科長審[illegible]證明書，各外人[illegible]俱樂部主人，[illegible]多，聞有[illegible]傷，一說因外[illegible]

人十餘名，送地方法院辦理，同時由市府通知英比各領館，對被捕英美僑商應加意管束，並酌予處罰，各領館方面對此事之處理，聞亦有遺憾，擬向中國官廳陳述，據被捕外人表示，該賭局成立月餘，初未料及短期間卽遭抄捕。

重慶市交通談

有小轎 有大轎 人力車帶涼篷——形式極別致 凡是賣力氣的人：都吸鴉片

△重慶通訊，重慶是四川最大商埠，地當長江嘉陵江會流處，三面臨水，僅有西面以鵝項頸和大陸相聯，形似半島，城基原來是一座高山，經過了長時間的開鑿，纔建成高低不平的街市，和樓台亭閣一般的房屋，所以有山城的雅號，城而稱山，其險峻也可知，車既難行，素來都用轎子代步，近年市政當局把市街較爲平坦的地方，劃作新市區，折城鑿山，建築馬路，於是人力車就應運而興，現在從重慶到成都的成渝公路，其中雖有數十里路，還未完成，但全線早經實行通車了，因此汽車也陸續在重慶發現了。依據

△最近觀察 重慶市的交通可以分爲兩部分，一部分就是新建的馬路，通行汽車，黃包車，自然也可以乘轎代步的，一部分就是舊式的街道，唯有小轎是通行無阻的，小轎係用[illegible]或籐製，作睡椅式，頂張大幕，旁穿兩槓，容[illegible]僅可安息，所謂小轎云者，固然是名實相符，[illegible]夫兩名，取值頗廉，全市現有二千餘乘，依此[illegible]生者，約計五六千人，將來馬路完成，勢必大[illegible]淘汰，雖然也可以改拉洋車，但車少人多，失業者不在少數，這倒也是一個民生問題要預先設法解決的，市府以彼輩每日所入有限，最多不過五六角，所以苛捐雜稅名目繁多的重慶，轎子是豁免了一切捐稅，可以說是當局惠及災黎，但是轎夫每天汗血所得的錢，不是送到鴉片煙斗裏去，化成一股濃煙，就是

△購買彩票 變成廢紙，所以他們的面目是憔悴，衣服是襤褸，生活是不安定，道是孰令致之，誰實爲之，他們雖吸鴉片煙，而力確實不小，我們只要從那高約數丈石階多到百餘級的坡上上去或下來，因爲山勢險峻，坐轎裏幾乎要跌出來，而他們却緩步行來，非常安定，這也許[illegible]

慶的汽車，約有六十餘輛，除少數車身者外，餘以簡陋爲多，而車價極貴，如[illegible]雇乘，可略便宜，汽車在市上駛行，還沒有什[illegible]麻煩，倘使是

△要出城去 就得要受查票處和捐稅局的檢查，城內有汽車公票處數處，凡坐長途汽車出境的，都須在公票處購票，倘稱便利，「靠左邊走」本來是最普通的行車規則，差不多各地都是如此，但是重慶市却是要「靠右邊走」，無論是轎是人力車，是汽車都是「尙右」，爲求行車趨向一律而使行人安全計，實在是有「改弦更張」的必要。（五日）

北平阜成門外的 倒影廟（續）

（記者杜宇）

本名係慈慧寺

庚子年日兵曾槍擊彌勒佛

▲地下銀幕 釋迦佛像之背後，有隙地一方，地面鋪鏡磚，甚平整，門扇扃閉，光線漆黑，惟偏西第一門扇之下方，有方圓不整之孔一，直徑有二寸，由孔際射入光線，照於地面，其面積，長約六七尺，廣約二尺許，時已薄暮，光線淡薄，其中有黑影二條，如樹狀，不甚顯著之表演，先生請注視地上：先生請注視，此爲何處之倒影，曰；兩株大樹之倒影，普通樹影，必向北方，此樹樹梢必向南，而樹根向北，所謂倒影者，正以此在北方，而樹身之高可異者，樹身之高，是廊下，昂其首，則自樹梢迄樹根，[illegible]樹影，范啟門扇，[illegible]見，記者出殿，[illegible]丈，後方有粉牆[illegible]云，

△表演人影 觀畢，[illegible]，地下樹影，仍[illegible]殿後走廊，俄頃[illegible]記者視地下有光[illegible]南，亦倒影也，[illegible]和尙又曰，我至[illegible]人影，由西而東[illegible]和尙又曰，我至[illegible]，又由東而西[illegible]影，成反比例，[illegible]言去向相符，小[illegible]人影卽稍瘦，但[illegible]着肥袖者，如此[illegible]稽可喜，小和尙[illegible]禁表演畢，小和[illegible]

塔子溝主角 李金玉被捕

▲不堪日人蹂躪毅然還鄉

▲現押於[illegible]

△故城通訊，清末[illegible]曾於光緒二十年，[illegible]名，橫行關外三省[illegible]四十載，六十以上[illegible]園並將此事排演成[illegible]早爲社會人士所熟[illegible]金玉，因某種不良[illegible]仁泉，假清鄉之名[illegible]田八王爺，現均押[illegible]

社會現形記

從頭訴說傷心史 岳父忍心破壞婚姻

招請職員

翠花路管理局招商承修[illegible]木橋

倆絕無有離之意，亦各不願有此不幸事件也，時見，但憑天良，我八月二十二日九時，她母來時，我叫荷香去買小菜，她母在旁說，買怎小菜，即不用買之意，因她於最簡單之婦人家務不做，宜敏想到她母欺人太甚，我打了荷香一記耳光，她母立即將荷香領去，八月二十四，宜敏因病，及其他家務，乏人照顧，苦不勝言，晚上九時冒雨去接荷香，她父戴霖章閉門拒絕，並大罵其出門，宜敏帶病守候其家鄰近數日，及到她家巡覔，都未見面，而聞人言，已將荷香藏匿他處，威逼荷香起訴傷害，離婚，養老費等野心，如此情形，有事實可以証明，否則荷香何以彼藏匿他處，而其拆散夫妻之事實，更爲明顯，

宜敏至此地位，妻受威逼不敢回來，自己身體又終日臥床不起，已達人財兩空之境，斯時有一位著名經濟法律學者馬先生，見狀大爲不忍，極願盡力將此事和解，據馬先生之意，本屬自由戀愛，而宜敏無離婚之意，戴荷香再嫁在「國風俗」，倘不能達此美滿無瑕之境，不幸荷香受人指使，或其他情形，不願再同房，則祇可離婚，但亦不必請律師上法庭，祇須書離婚據雙方無條件有兩個以上証人可矣，所以承馬先生之熱心，請他的令妹，於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到荷香家，同她的父母商議 直至深夜始回，但她父之回答爲已經太遲，並說禀單已進云云，孤立無援的宜敏，想到妻年輕受愚，但她本心很好不願離我，而我亦不願深究往事，那橫路里來了她父霖章，威逼藏匿，假使固然控訴宜敏傷害，宜敏至此被逼地步，亦不得不反訴通姦而害別人矣，青天白日之下，有此妻子通姦，親夫反被起訴受刑之事，人心可嘆，祇可求愛妻荷香原諒，非宜敏無情，於事後再懲戒汝也，王宜敏親書，

叔綁架堂姪 續獲主犯

共捕獲十一名 供認綁架不諱

上海十七日通訊，八月二十日下午三時，住居西門內西倉路西倉里十號戴文治（字子彬）的五歲男孩海龍，被堂弟兄戴文標主使胞弟戴文濤，並糾合多數綁匪架去後，曾來函索十萬元巨價勒贖，經市公安局偵緝隊長盧英，當派偵緝員領班單斌，劉少卿，耿壽寶，陳才福等十餘人，分頭密往紹興蕭山五夫車站拘獲綁匪，閘北緝捕餘黨，及前日在蕭山縣吳村救出肉票詳情，已誌前晚本報，茲悉該案除在蕭山縣，破獲綁匪戴彩嘉，戴文清，周馬氏，閘北拘捕馬煥老鄭銓生五匪外，該犯昨日又供出同黨十餘人，由盧隊長飭領班單斌，率偵緝員方林根 尤漢文等，於昨日下午一時半，獲該案綁匪張子彬 洪袁氏 王得鴻，周厚德 馬錢氏，及主犯戴文標等，共計匪徒十一名，聞盧隊長將各犯口供，整理完竣後，即解該局第三科依法辦理

太保阿書餘孽

河南幫匪首耿麻 想不到今天 會到蘇州 吃月餅

（蘇州十七日信，太湖中著匪耿麻子 三十歲，河南光州人，係已決巨匪太保阿書舊部河南幫匪首，先前在沿湖各縣犯案纍纍，惟其爲人爽直，一無餘貲，近因太湖中各大幫匪徒均星散，於本年三月間，曾糾夥搶劫申班（蘇州至上海）輪及盛澤班輪，並於三月十五日曾與搶劫十九路軍交通處副處長王玉山之財物分得贓物後，即逃往湖州避匿，事被縣水上劉匪指揮部[illegible]許閔山所悉，即派探員楊寶康前往湖州處浙江省保安[illegible]連玩[illegible]覺識警非常，[illegible]風聲，於八月十二[illegible]湖滬班輪局擬乘早班輪船逃往上海，李探等即跟踪上輪，啓椗時（上午七時），將其掰住，加上鐐銬，帶入第二團暫押，駐蘇之水警三區區長沈惟映聞悉，以前曾懸賞五百元捕捉耿匪，當給賚派員迎提，經該團拒絕，日前許鳳山隊長當派楊寶康余聯元二人，持文至湖州請提，昨日（十五）上午七時移提到蘇，暫押偵緝隊中，許隊長因昨爲廢歷中秋，當饗以月餅，耿至此，不禁長嘆，謂『想不到今天會到這裏吃月餅』因歷述其爲匪經過，謂『余本光州大族，自家出外，因所交匪人，流而爲匪，匪衆因余爽直，推舉爲首』云，旋即送指揮部核辦，

新助興

先皇，暗中題聖，一炸彈，就送他，命赴幽冥，叫同胞，你聽我；一言告稟，我們是，箕子裔，世代文明，與中國，久和好，心心相印，恨只恨，賊矮子，起下狠心，他敎唆，我兩國，意氣等競，因此上，兩下裡，弄起刀兵，賊矮子，與奸臣，內外相應，倒弄得，神明冑，附屬他人，到現在，男爲奴，女爲賤品，十數家，共菜刀，他防備太深，我今朝，雪國仇，拚此一命，爲國家，爭光榮，我死也甘心。

寄詩郵

中秋無月賦此以誌感　（禪）

禪心漫說沾[illegible]天宮八矣無消息夜雨鈴聲點滴愁情花人在[illegible]魂入意悵中秋花事流年不暫留爲問姮娥[illegible]眼前風雨自颺七瓊樓縹緲三千路犯斗乘槎[illegible]茫茫天上訂重逢卻剩瑤環烟與霧我欲憐人還自憐幽窗懷月悄無言廣寒不識人深意懶伴凄清照獨眠

但句是含有當敬祁斧政此致編輯先生武昌寄懷棧金季禪啟

社會鏡　（七十）　亞二。

秋節已經糊糊塗塗的過去了，據商店方面的人說，市面枯澀，到了極點，節邊收賬，十成收不到一二成，甚至有上門七八次，始終不名一文者，是可見銀錢之艱難矣，戲仿口吻，塡『調笑令』一闋如后，

收賬，收賬，跑遍人家門上，滿想少少多多，好把中秋節過，過節，過節，依舊皮包乾癟，

新唱片（七）　（羽）

中華民國公司收音

第四片

下面，勇猛武生「伊俸佶」唱「新路遙知馬力」

（生白 不提起百串倒還罷了，提起那百串麽……（唱流水 是令人可恨，尊一聲，天下人，細聽分明，我本想，在他國中取他的性命，我爲他棄兒女，丟父母，還拜別了國人，這也是，我

荒唐話

（二）字紙簍的預兆

唐生，蘇之長洲人，從小便非常的頑皮，但是，他的秉性卻非常的聰明，他的祖父，是一個驚字的大書家，收了許多練字的門生，每逢三六九字課的日期，一班門生，都聚集在一個狠寬[illegible]的方廳上練字，這一班練字的人，都是些縉紳子弟，都是些文墨之輩，荒唐生天天依戀在他祖父身邊，時時同那些文墨人接近當然近朱者赤，所以四五歲的時候，已經實現出一副文質彬彬的神氣，而且歡喜認字，有時覷個空兒，竟爬到練字的桌子上，不管二七二十一，拖起一枝筆，醮了一些墨，便滿紙的塗鴉，他的祖父，因爲荒唐生的父親，往北京候補去了，不在家中，所以對於這個孫兒，非常的痛愛，任他搨的滿嘴的墨，或竟開了花臉，畫了鬍子，也只付之一笑，從不曾加以呵斥，如此他便習以爲常，每逢到字課日期，總得厠身其間，吮一回筆，吃一些墨水，塗掉幾張紙不過他一壁塗寫，一壁也在那兒向練字的人問字，不[illegible]個月居然把一本九成宮帖上的字，統統認識了，而他的祖父見他狠肯用心，便在沒有功課的當兒，把那些字的意義，慢慢的解釋給他聽，他卻能入耳不忘，即使人家隨便的把什麼去問他 他總是對答如流，並可逗着人家的喜笑，有一天，他的族伯祖到他家裡，同他的祖父談家常，荒唐生照例見過了族伯祖，便笑嘻嘻的站在旁邊，那族伯祖見他玲瓏可愛，便問他可曾識字，他點點頭，表示他是已經在識字的意思，族伯祖又問他道，對子會對嗎，他只笑著不語，他的祖父便說道字倒認的不少了，對對子的事情，我還沒有敎導過，族伯父接著說道，我來試試他看，說著，便把手裡捏的一枝水烟袋一揚，向着荒唐生道，就是這『水烟袋』三個字罷，對得上，到元妙觀裡買糖吃，對不上，也沒有什麼關係，荒唐生聽了，也笑了一笑，陡然瞧見他祖父的書案底下，安放著一個收貯字紙的紙簏，便不假思索，把小手指著字簏道，對『字紙簍』，好不好，他的族伯祖登時呵呵大笑，稱讚不已，說，字紙簍這件東西，是收貯字紙之用，爲筆墨場[illegible]大，足見其將來定是[illegible]一個文人，而且字紙簍有[illegible]心地不惡，可做一個善[illegible]

助興　（九月廿一日）

文

于質庵墓表　（彌叔老人）

質庵，慈利于氏，諱鴻瑞，季淸生員，父諱可贊，年六十一，中華民國十九年庚午正月二十八日卒，葬居後山牛鼻泉，妻卓氏，四子，桓章 介章，斐章，聘章，三女，嫁龔祖埰，譚鑾，卓珊林，葬二年，祖埰狀來乞文外碑，案質庵，幼讀癖嗜春秋左氏傳，于其言兵也，輒手集錄裒爲巨冊，嘗持以語人曰，使我爲將，孫臏吳起惡敢當哉，課暇走山，部勒羣兒，兩陣實習，斬松頭立纛，指揮進退，咸如也，近頃盜起，質庵長團練，豪言吾今行所學矣，則令戶具鉦鼓砲石，有警頃刻數十里徧傳，角之犄之踣之，怯舉變勇，一方屹然，質庵居門墻久，恂恂儒退，觀見其論學，一言不敢先人，（未完）

詩

壬申七月晦携家游翠微秘魔崖覓壁間松禪偶齋詩半爲新題所掩因笑曩歲界以烏絲爲多事也　（釋勘）

一壑能專萬古秋，荒寒依舊入前游，牆間東抹西塗手，不管崔詩在上頭，

和人荷華二首　（梅生）

夢回瓊籠憶江鄉，一鷁荷風感自長，燈背朱絃橫粱儿，星前紈扇近銀塘，啼痕已與秋紅冷，淨理猶尋佛座香，千里吳船承夙諾，微因隔歲未曾償，

長橋小塔鑑湖邊，何似蘇堤水接天，箬笠漁衣應畫我，筆牀茶臼欲家船，流螢墜後聞涼露，白鳥飛過見暝煙，息影洲灣私一畝，不妨避世養閒禪，

芳樂苑弔潘淑妃　（華萼）

殉國蛾眉泣鳳麟，屧廊春夢渺如塵，空憐柳絮漫天舞，不見蓮花貼地新，芳樂雲時迷粉黛，鵾夷終古載酸辛，玉兒心事分明在，可有靑溪祀麗人，（王漁洋詩話云秦淮靑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所建）

景陽井

即燕支井在臺城內

明春閣上春無主，玉樹傷心委塵土，碧血千年恨不消，淚點斑七逗秋雨，景陽泉冷臺城陰，燕支剝脫蘚苔侵，卅六鴛鴦成幻夢，可憐同命不同心

雜俎

李烈鈞

湖口通訊，李協和氏，自森山南旋後，即登廬山養腦病，山中大凉，擬返上海，遄程湖口，訪老友楊咽冰，李氏於七日上午十時離潯，十二時抵湖，先至海軍俱樂部，次到商會縣署，遂赴楊宅休息，午餐後，游覽石鐘山，口占五絕錄後，

湖口訪楊咽冰

借遊名勝訪名賢，底事旌旗耀眼前，自愧半生虛跋履，敢勞相迓大江邊，

一代高人六一翁，琦行亮節已堪風，修持更悟禪關理，照見三千五蘊空，

昔日何人敲此石，鏜聲直透九重天，遐邇知音曾豹變，未應又作睡獅眠，

頻年未遂澄淸志，此日猶爲汗漫游，同倚高樓一回首，不堪洪水尚奔流，

世態翻雲還覆雨，長河激濁復揚淸，狂流滾七終歸海，要看安瀾彌不平，（眞吾九月十日）

游記

秦嶺旅行紀（續）

▲陝西實業考察團

八月十九日松年自柞水寄

離職已數年，其岳父爲一名工程師，曩在東北各地，專爲各要人建築房舍，因之與東北要人多相熟識，此次某洋行，擬售飛機與要人，亦係該德人請其岳父輾轉囑托者，迨夫駕機離平南飛，亦該德人之主張，（被捕之俄人則爲駕駛員），在當時彼等總以爲還有一張護照在手，當可無虞，殊不知該照乃運輸所用，絕不適用於飛行，且離平時間已逾護照上規定之期限，彼等亦尚不淸悉，彼等預定依照歐亞公司之航線，飛洛後轉往某地，乃不知竟被洛陽駐軍盤獲，是時正當傳言赤匪購買飛機之訊，該俄德二人卽有正式護照，恐亦難逃逮捕，蓋機上裝有機槍一支，內藏機槍三支，且有試放之子彈，非中央軍事機關負責允予通航之護照，碍難飛往何地也 該德人以爲中國地大，無從杳覺，且有後援，自可顧人情而不顧法律，殊不知終落法網，聞漢口總部已將處德俄二人由漢解往南京訊辦，如何判處，當不得而知，此德人爲賺些許折扣，以身試法，不論已，所苦者爲某洋行，眞是有苦說不出，蓋如果聲張，更須受法律裁制，反不如緘默爲是 聞該行當該機被扣後，曾一度請外交界某名流轉謁在平某軍官求情，以冀珠還，結果絲毫未得要領，而此十萬元之飛機，恐將永被扣留矣，（二日）（完）

詩話

未晚樓詩話（十二）（續）

（岳陽李洞庭澄宇）

他如妝成每自妒衰歇豈復知紅顏衆所忌諒非君[illegible]然賀蘭山下少人行月明鬼哭長城曲同首說國[illegible]油四野無人淚如雨桑葉碧於水菜花黃似金[illegible]積堡雲擁玉門關夜月虫聲細寒汀雁影孤[illegible]瓦山低鳥避人亂峯同夕照孤雁冷秋聲心兼流[illegible]夢比曉雲多詩情帶雁沉湘浦書意和雲落釣[illegible]憎落葉終夜作秋聲臨風自分無歸日莫送悲[illegible]宮明妃怨春聲廢圃無人到鎖杳無言傍水開涼[illegible]古樹初日照高林嚴霜鍊奇彩斜陽明丹岸楓林[illegible]梅中盡淸泉石上流（集唐上伞下干（好花如解[illegible]樹不知名人自雲中出山從鳥外迴客來花影外[illegible]雨聲中雲共孤懷遠秋隨別恨新湖風吹篷水帆[illegible]江深種樹招幽鳥移家就白雲塵夢已隨湖水淨[illegible]聞逐酒香來近搶亭林兼漢學遠宗茂叔共湘源[illegible]山 空山流水不知歲野鳥幽花相與歡啼痕深淺[illegible]燈笑眉穠纖仗鏡知醉裡笙歌聲斷續夢中樓[illegible]嵯峨夜月凌波仙子步春風含露女兒花（水仙[illegible]情同骨肉旅思落江湖病骨迎秋瘦羈愁逐雨[illegible]衡嶽雨

（未完）

專稿

丹羽山館雜碎（續）（灤史）

▲抄悔晦堂日記

來示一月熱，十日瘧 甚哉城市居之不易也，暑瘧無大礙，惟恐其變而秋瘧，又變而多[illegible]十二年前，老人因閱歷此難關，用葯如治[illegible]千萬須用一疏字至要，（七月十六日，合[illegible]、四十日望雨，雨僅數點而止，奈何奈何[illegible]瘥差不，念甚，金雞納霜截，亦有神效[illegible]七月十九）

昨日透雨換凉，（七月二十日啟）

李洞庭慈利坐雨起句曰，天意怖行子，[illegible]唬，瓦唬字，語創造而意深痛，蓋李以[illegible]委員來縣，見慈利凋敝，慨然棄去，亦[illegible]心，

（未完）

時見，但憑天良，我倆絕無有離之意，亦各不願有此不幸事件也，八月二十二日九時，她母來時，我叫荷香去買小菜，她母在旁說，買怎小菜，即不用買之意，因她於最簡單之婦人家務不做，宜敏想到她母欺人太甚，我打了荷香一記耳光，她母立即將荷香領去，八月二十四，宜敏因病，及其他家務，乏人照顧，苦不勝言，晚上九時冒雨去接荷香，她父戴霖章閉門拒絕，並大罵其出門，宜敏帶病守候其家鄰近數日，及到她家逐覓，都未見面，而聞人言，已將荷香藏匿他處，威逼荷香起訴傷害，離婚，養老費等野心，如此情形，有事實可以証明，否則荷香何以被藏匿他處，而其拆散夫妻之事實，更爲明顯，宜敏至此地位，妻受威逼不敢回來，自己身體又終日臥床不起，已達人財兩空之境，斯時有一位著名經濟法律學者馬先生，見狀大爲不忍，極願盡力將此事和解，據馬先生之意，本屬自由戀愛，而宜敏無離婚之意，戴荷香再嫁在「國風俗」，尚不能達此美滿無瑕之境，不幸荷香受人指使，或其他情形，不願再同房，則祇可離婚，但亦不必請律師上法庭，祇須書離婚據雙方無條件有兩個以上証人可矣，所以承馬先生之熱心，請他的令妹，於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到荷香家，同她的父母商議，直至深夜始回，但她父之回答爲已經太遲，並說稟單已遞云云，孤立無援的宜敏，想到妻年輕受愚，但她本心很好不願離我，而我亦不願深究往事，那橫路里來了她父霖章，威逼藏匿，假使固然控訴宜敏傷害，宜敏至此被逼地步，亦不得不反訴通姦而害別人矣，青天白日之下，有此妻子通姦，親夫反被起訴受刑之事，人心可嘆，祇可求愛妻荷香原諒，非宜敏無情，於事後再懸戒汝也，王宜敏叢書，

叔綁架堂姪　續獲主犯　共捕獲十一名　供認綁架不諱

上海十七日通訊，八月二十日下午三時，住居西門內西倉路西倉里十號戴文治（字子彬）的五歲男孩海龍，被堂弟兄戴文標主使胞弟戴文清，並糾合多數綁匪架去後，曾來函索十萬元巨價勒贖，經市公安局偵緝隊長盧英，當派偵緝員領班羅斌，劉少卿，耿壽寶，陳才高等十餘人，分頭密往紹興蕭山五夫車站拘獲綁匪，閘北緝捕餘黨，及徇已在蕭山縣吳村救出肉票詳情，已誌前晚本報，茲悉該案除在蕭山縣，破獲綁匪戴彩嘉，戴文清，周馬氏，閘北拘捕馬煥老鄭銓生五匪外，該犯昨日又供出同黨十餘人，由盧隊長飭領班羅斌，率偵緝員方林根　尤漢文等，於昨日下午一時半，獲該案綁匪張子彬　張袁氏　王得鴻，周厚德　馬錢氏，及主犯戴文標等，共計匪徒十一名，聞盧隊長將各犯口供，整理完竣後，即解該局第三科依法辦理

太保阿書餘孽　河南幇匪首耿瘋　想不到今天會到蘇州　吃月餅

（蘇州十七日信）太湖中著匪耿瘋子　三十歲，河南光州人，係已決巨匪太保阿書舊部河南幇匪首，先前在浙湖各縣犯案累累，但其爲人爽直，一無餘資，近因太湖中各大股匪徒均星散，於本年二月間，曾糾夥搶劫申班（蘇州至七浙）輪及壘深班輪，並於三月十五日會同搶劫七九路軍交通連副處長王玉山，財物分得贓手後，即逃往湖州避匿，[illegible]湖州山所悉，[illegible]湖濱班輪船擬乘早班蹤上輪，啓椗時（上午七時），將其拘住，加上鐐銬，解入第二團暫押，駐蘇之水警三區區長沈惟映聞悉，以前曾懸賞五百元捕捉耿匪，當給賞派員迎提，經該團拒絕，日前許鳳山隊長當派楊睿康余聯元二人，持文至湖州請提，昨日（十五）上午七時移提到蘇，暫押偵緝隊中，許隊長因昨爲廢歷中秋，當饗以月餅，耿至此，不禁長嘆，謂「想不到今天會到這裏吃月餅」因歷述其爲匪經過，謂「余本光州大族，自家出外，因所交匪人，流而爲匪，匪衆因余爽直，推舉爲首」云、旋即送指揮部核辦，

新助興

寄詩郵

中秋無月賦此以誌感　（禪）

禪心漫說淡[illegible]天宮？矣無消息夜雨鈴聲點滴愁情花人在[illegible]魂入意悵中秋花事流年不暫留爲問姮娥[illegible]眼前風雨自颼七瓊樓縹緲三千路犯斗乘槎[illegible]茫茫天上訂重逢却剩瑣環烟與霧我欲憐人還自憐幽窗懷月悄無言廣寒不識人深意儸伴淒清照獨眠　但句是否有當敬祈斧政此致編輯先生武昌寄懷棧金季禍啟

社會鏡（七十）　亞二

秋節已經糊糊塗塗的過去了，據商店方面的人說，市面枯澀，到了極點，節邊收賬，十成收不到二三成，甚至有上門七八次，始終不名一文者，是可見銀錢之艱難矣，戲仿口吻，塡「調笑令」一闋如后，

收賬，收賬，跑遍人家門上，滿想少少多多，好把中秋節過，過節，過節，依舊皮包乾癟，

新唱片（七）　（羽）

中華民國公司收音
第四片
下面，勇猛武生「伊俸佶」唱
「新路遙知馬力」

（生白）不提起百串倒還罷了，提起那百串麼：……（唱流水）是令人可恨，尊一聲，天下人，細聽分明，我本想，在他國中取他的性命，我爲他[illegible]父母，還拜引了國人，這也是[illegible]先生，暗中顯聖，一炸彈，就送他，命赴幽冥，叫同胞，你聽我，一言告稟，我們是，箕子裔，世代文明，與中國，久和好，心心相印，恨只恨，賊矮子，起下狠心，他欺陵，我兩國，意氣[illegible]競，因此上，兩下裡，弄起刀兵，賊矮子，與奸臣，內外相應，倒弄得，神明胄，附屬他人，到現在，男爲奴，女爲賤品，十數家，共菜刀，他防備太深，我今朝，雪國仇，拚此一命，爲國家爭光榮，我死也甘心。

荒唐話（一一）字紙簍的預兆

唐生，蘇之長洲人，從小便非常的頑皮，但是，他的秉性却非常的聰明，他的祖父，是一個寫字的大書家，收了許多練字的門生，每逢三六九字課的日期，一班門生，都聚集在一個很寬[illegible]的方廳上練字，這一班練字的人，都是些縉紳子弟，都是些文墨之輩，荒唐生天天依戀在他祖父身邊，時時同那些文墨人接近，當然近朱者赤，所以四五歲的時候，已經實現出一副文質彬彬的神氣，而且歡喜認字，有時覷個空兒，竟爬到練字的桌子上，不管三七二十一，拖起一枝筆，醮了一些墨，便滿紙的塗鴉，他的祖父，因爲荒唐生的父親，往北京候補去了，不在家中，所以對於這個孫兒，非常的痛愛，任他塌的滿嘴的墨，或竟開了花臉，畫了鬍子，也只付之一笑，從不曾加以呵斥，如此他便習以爲常，每逢到字課日期，總得厠身其間，吮一回筆，吃一些墨水，塗掉幾張紙不過他[illegible]一壁塗寫，一壁也在那兒向練字的人問字，不[illegible]居然把一本九成宮帖上的字，統統認識了，而他的祖父見他很肯用心，便在沒有功課的當兒，把那些字的意義，慢慢的解釋給他聽，他却能入耳不[illegible]，即使人家隨便的把什麼去問他，他總是對[illegible]還着人家的喜笑，有一天，他的族伯祖到他[illegible]裡，同他的祖父談家常，荒唐生照例見過了族伯祖，便笑嘻嘻的站在旁邊，那族伯祖見他玲瓏可愛，便問他可會識字，他點點頭，表示他是已經在識字的意思，族伯祖又問他道，對子會對嗎，他只笑著不[illegible]，他的祖父便說道字倒認的不少了，對對子的事情，我還沒有教導過，族伯父接著說道，我來試他看，說著，便把手裡捏的一枝水烟袋一揚，向着荒唐生道，就是這「水煙袋」三個字罷，對得上，到元妙觀裡買糖吃，對不上，也沒有什麼關係，荒唐生聽了，也笑了一笑，陡然瞧見他祖父的書案底下，安放著一個收藏字紙的紙簍，便不假思索，把小手指著道，對「字紙簍」，好不好，他的族伯祖登時呵呵大笑，[illegible]說，字紙簍這件東[illegible]字紙之用[illegible]具見其[illegible]一個文人，而且字[illegible]也難不[illegible]可做一[illegible]

新助興　（九月廿一日）

文

于質庵墓表　（彈赦老人）

質庵，慈利于氏，諱鴻瑞，季清生員，父諱可贊，年六十一，中華民國十九年庚午正月二十八日卒，葬屋後山牛鼻泉，妻卓氏，四子，柏章，介章，斐章，聘章，三女，錄蒐祖焊，譚鑾，卓珊，林，葬二年，祖焊狀來乞文外碑，案質庵，幼讀癖嗜春秋左氏傳，于其言兵也，輒手集錄哀爲巨冊，嘗持以語人曰，使我爲將，孫臏吳起惡敢當哉，課暇走山，部勒羣兒，兩陣實習，斬松頭立纛，指揮進退，咸如也，浙頃盜起，質庵長鬧練，豪言吾今行所學矣，則令戶具鉦鼓砲石，有警頃刻數十里徧傳，角之犄之踣之，怯睏變勇，一方屹然，質庵居門墻久，恂恂儒退，觀見其論學，一言不敢先人，（未完）

，結納才人吟窈窕，十二迷樓不知曉，後庭花落泣殘紅，魂斷香溪啼鳥，碧井無情水不波，但傳佳麗殉山河，日明故國休回首，愁殺黃奴奈爾何，

雜俎

李烈鈞

湖口通訊，李協和氏，自壽山南旋後，即登廬山養腦病，山中大涼，擬返上海，遄程湖口，訪老友楊咽冰，李氏於七日上午十時離潯，十二時抵湖，先至海軍俱樂部，次到商會縣署，遂赴楊宅休息，午餐後，游覽石鐘山，口占五絕錄後，

湖口訪楊咽冰

偕遊名勝訪名賢，底事旌旗耀眼前，自愧平生虛跋履，敢勞相送大江邊，

一代高人六一翁，琦行亮節已堪風，修持更悟禪關理，照見三千五蘊空，

昔日何人敲此石，鐘聲直透九重天，遐邇知音曾豹變，未應又作睡獅眠，

頻年未遂澄淸志，此日猶爲汗漫游，同倚高樓一回首，不堪洪水尙奔流，

世態翻雲還覆雨，長河激濁復揚淸，狂流滾七終歸海，要看安瀾弭不平，（異吾九月十日）

詩話

未晚樓詩話（十二）（續）　（岳陽李洞庭澄宇）

他如妝成每自妒衰歇豈復知紅顏衆所忌諒非君獨然賀蘭山下少人行月明鬼哭長城曲回首故國黍油油四野無人淚如雨桑葉碧於水菜花黃似金霧收金積堡雲擁玉門關夜月虫聲細寒江雁影孤古藤封瓦山低鳥避人亂峯同夕照孤雁冷秋聲心兼流水遠夢比曉雲多詩情帶雁沉湘浦書意和雲落釣磯妾心惜落葉終夜作秋聲臨風自分無歸日莫送悲聲入漢宮明妃怨春聲廢圃無人到銀杏無言傍水開涼風吹古樹初日照高林嚴霜鍊奇彩斜陽明丹盾楓林寒雪梅中盡清泉石上流（集唐上下千）好花如解笑烏樹不知名人自雲中出山從鳥外迴客來花影外夢醒雨聲中雲共孤懷遠秋隨別恨新湖風吹兔水帆影落江深稱樹招幽鳥移家就白雲塵夢已隨湖水淨仙心閒逐酒香來近拚亭林兼漢學遠宗茂叔共湘源（船山）空山流水不知歲野鳥幽花相與歡啼痕深淺愁蹙笑眉橫穠纖仗鏡知醉裡笙歌聲斷續夢中樓閣影嵯峨夜月凌波仙子步春風含露女兒花（水仙）交情同骨肉旅思落江湖病骨迎秋瘦羈愁逐雨懸雁聲衡嶽雨　（未完）

詩

壬申七月晦攜家游翠微秘魔崖覓壁間松禪偶齋詩半爲新題所掩因笑曩歲界以烏絲爲多事也　（釋勘）

一壑能專萬古秋，荒寒依舊入前游，牆閒東抹西塗手，不管崔詩在上頭，

和人荷華二首　（梅生）

夢回艷質憶江鄉，一觸荷風感自長，燈背朱絃橫梁几，星前紈扇近銀塘，脫痕已與秋紅冷，淨理猶尋佛座香，千里吳船承夙諾，徹因隔歲未曾償，

長橋小塔鑑湖邊，何似蘇堤水接天，箬笠漁衣應畫我，筆牀茶臼欲家船，流螢墜後聞涼露，白鳥飛過見暝煙，息影洲灣私一畝，不妨避世養閒禪，

芳樂苑弔潘淑妃　（華菴）

殉國娥眉泣鳳麟，屧廊春夢渺如塵，空憐柳絮漫天舞，不見蓮花貼地新，芳樂雲時迷粉黛，鴟夷終古載酸辛，玉兒心事分明在，可有青溪祀麗人，（王漁洋詩話云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所建）

景陽井

即燕支井在臺城內

明春闌上春無主，玉樹傷心委塵土，碧血千年恨不消，淚點斑斑七返秋雨，景陽泉冷臺城陰，燕支剝脫蘚苔侵，卅六鴛鴦成幻夢，可憐同命不同心

游記

秦嶺旅行紀（續）

▲陝西實業考察團

八月十九日松年自柞水寄

離職已數年，其岳父爲一名工程師，曩任東北各地，專爲各要人建築房舍，因之與東北要人多相熟識，此次某洋行，擬售飛機與要人，亦係該德人請其岳父輾轉囑托者，迨夫駕機離平南飛，亦該德人之主張，（被捕之俄人則爲駕駛員），在當時彼等總以爲還有一張護照在手，當可無虞，殊不知該照乃運輸所用，絕不適用於飛行，且離平時間已逾護照上規定之期限，彼等亦尙不清悉，彼等預定依照歐亞公司之航線，飛洛後轉往某地，乃不知竟被洛陽駐軍盤獲，是時正當傳言赤匪購買飛機之訊，該俄德二人即有正式護照，恐亦難逃逮捕，蓋機上裝有機槍一支，內藏機槍三支，且有試放之子彈，非中央軍事機關負責允予通航之護照，碍難飛往何地也，該德人以爲中國地大，無從査覺，且有後援，自可顧人情而不顧法律，殊不知終落法網，聞漢口總部已將處德俄二人由漢解往南京訊辦，如何判處，當不得而知，此德、爲賺些許折扣，以身試法，不論已，所苦者爲某洋行，眞是有苦說不出，蓋如果聲張，更須受法律裁制，反不如緘默爲是，聞該行當該機被扣後，曾一度請外交界某名流轉謁在平某軍官求情，以冀珠還，結果絲毫未得要領，而此十萬元之飛機，恐將永被扣留矣，（二日）

（完）

專稿

丹羽山舘雜碎（續）（灤史）

▲抄悔晦堂日記

來示一月熱，十日瘧，甚哉城市居之不易易也，暑瘧無大礙，惟恐其變而秋瘧，又變而冬瘧，四十二年前，老人固閱歷此難關，用葯如治河然，千萬須用一疏字至要，（七月十六日，今日出伏，四十日望雨，雨僅數點而止，奈何奈何，）貴恙差不，念甚，金雞納霜截，亦有神效敢告，（七月十九）

昨日透雨換涼，（七月二十日歐）

李洞庭慈利坐雨起句曰，天意怖行子，廬廬諸瓦喊，瓦喊字，語創造而意深痛，蓋李以募公債，委員來縣，見慈利凋敝，嘅然棄去，亦庶幾有良心，

（未完）

[illegible]不過如果吸煙不是公開的話，他們也許不至于自暴自棄吧，現在重慶的汽車，約有六十餘輛，除少數車身較為完整者外，餘以破陋為多，而車價極貴，如聯合多人雇乘，可略便宜，汽車在市上駛行，還沒有什麼麻煩，倘使是

△要出城去　就得要受查票處和捐稅局的檢查，城內有汽車公票處數處，凡坐長途汽車出境的，都須在公票處購票，尚稱便利，「靠左邊走」本來是最普通的行車規則，差不多各地都是如此，但是重慶市卻是要「靠右邊走」，無論是轎是人力車，是汽車都是『尚右』，為求行車趨向一律而使行人安全計，實在是有『改弦更張』的必要。（五日）

北平阜成門外的

倒影廟（續）

（記者杜宇）

本名係慈慧寺

庚子年日兵曾槍擊彌勒佛

▲地下銀幕　釋迦佛像之背後，有隙地一方，地面鋪鏡磚，甚平整，門扇扃閉，光線漆黑，惟偏西第一門扇之下方，有方圓不整之孔一，直徑有二寸，由孔際射入光線，照於地面，其面積，長約六七尺，廣約二尺許，時已薄暮，光線淡薄，其中有黑影二條，如樹狀，不啻銀幕之表演，范曰；先生請注視地面有光線處－此黑影，係後院兩株大樹之倒影，蓋通常映影，樹由北方照入，樹梢必向南，而樹根在北方，此種映影，則樹梢在北方，而樹根向南，此其所以為倒影廟也，尤可異者，樹身之高，與殿脊齊，吾人若出殿，至是廊下，昂其首，尚不能見樹梢，但從此孔映入，則自樹梢迄樹根，全部皆見，亦理之奇也觀畢，樹影，范啟門扇，光線照入，地下樹影，都無所見，記者出殿，見殿後之院落極窄，南北不及一丈，後方有粉牆甚高，墻畔大樹二章，果如范所云，

△表演人影　觀畢，范囑記者入殿，仍閤其門扇，地下樹影，仍如前狀，范令小和尚出殿，繞至殿後走廊，俄頃，聞小和尚在殿後云，我來矣，記者視地下有光線處，有小人影一條，頭北而足南，亦倒影也，旋見小和尚之影，移至西首，小和尚又曰，我至東首矣，現向去，記者即見地下人影，由西東而行，人影竟至東首，小人影和尚又曰，我至西首矣，現向東西去，斯時地下，又由東而往西，其所言去向，皆與地下人影，成反比例，記者疑之，細辨其足音，又與其言去向相符，小和尚旋在外曰，我脫衣矣，地下人影即稍瘦，但小和尚云，我舉手矣，人影又如着肥袖者，如此表演各種動作，至着衣止，頗滑稽可喜，小和尚之語言，亦殊伶俐，令人忍俊不禁表演畢，小和尚由殿後繞至殿內，則地下仍為與人影相反之理由，係屬光學作用，蓋影由小孔射入，上端即在下端，東首即至西首，其理，與照像相同，蓋照像之暗箱中，所現影像，亦為倒影，東西亦相反也，至於通常人家，雖有罅隙，然無倒影之表現者，或因室內有其他光線照入，或因室外距離，不能使影像入於孔內內，獨該殿內，光線漆黑，有如照像暗箱，且殿後距離，與高度之粉墻，恰可使影像由孔際射入殿內，質言之，一照像作用而已，（完）

塔子溝主角

李金玉被捕

▲不堪日人蹂躪毅然還鄉

▲現押於夏津民團總部

△故城通訊，清末光緒中年之關外大盜李金玉，曾於光緒二十年，盜竊奉天巡撫嚴某之玉馬而著名，橫行關外三省無人敢試其鋒，此事至今將及四十載，六十以上之老人當可記憶也，嗣後各梨園並將此事排演成劇，名塔子溝，此劇之內容，早為社會人士所熟悉故不贅述，最近該劇主角李金玉，因某種不良行為，致被魯北民團總指揮趙仁泉，假清鄉之名捕去，同時被捕者，尚有著匪田八王爺，現均押於夏津城內民團總部，李居囹圄頗受優待　精神亦矍鑠　聞李尚不致有性命之虞，按李為夏津縣人，去年九一八後因不堪日人之擾始返里李此次來夏，係為布置房舍，接其妻子而來，現其妻子尚在瀋，今李乃被捕，現年已六十二歲矣，其盜玉馬時為二十四歲，前後相隔三十八年　今有人與其談及往事，李則莞爾而笑、『啓』

社會現形記

從頭訴說傷心史

岳父忍心破壞婚姻

想到了　昔日恩愛盡付東流　唯有一死

上海十三日通訊，圓明園路江裕記營造廠帳房本地人王宜敏，二十六歲，家住法租界拉都路明德里二號，於本月二日，至福建路福州路口吳宮飯店開六樓六百十一號房間投宿，至午夜即吞服安神葯片二十枚自殺，至三日中午，經茶房察覺，即稟告帳房，報告老閘捕房，捕頭立派中西探員前往調查，在房間內尋得安神藥片空盒及遺書數通，謂係其妻軋姘頭後，逃至母家，于前往領妻，被岳父戴霖章藏匿，因此自殺，並遺有現洋三十餘元及衣服數件，結婚照片一張，探員即將物件帶入捕房，一面將王送仁濟醫院醫治，奈中毒過深，延至四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身死，某報接到王之親筆信一封，及結婚前之照片一張，信內述數年，努力渡過許多難關，有幾次二人幾同欲服安神葯自殺，雖荷香之父母，將她打到半死，及其他許多方法阻止恩愛之繼續，但皆無效，去年八月十八日荷香私奔至宜敏處，是夜在大東旅館圓此終身大事之荷香破身大喜，是後經荷香之催促，終日奔走各處，借得千元之債，以備結婚之用，當時我倆之情，在拉都路上，幾無人不知，無人不道，有許多事實　可以調查証明，非虛語也，最後以六百四十元給女宅，女宅借大世界後狀元樓，男宅借桃花宮，於一九三二，一，一三，結婚，請名人証婚，當時拉都路上人，皆目我倆為美滿的小家庭，

婚後，平日荷香不理家務，宜敏因中日戰爭時代，不能另謀較佳職務，生活不能十分安樂，故願原諒荷香，自己料理家務，其愛惜荷香情形，可詢任何鄰人，可說無一不說在明德里可算第一家，並說任何丈夫未有如此愛惜者，家雖貧乏，但娛樂品如唱機收音機風琴全備，奈荷香浪漫太甚，其名譽因此不佳，宜敏因事無証據，故不深究，免致家庭破產也，八月十五日宜敏於途中，遇徐維忠之妻，她告知宜敏說，荷香與其夫徐維忠奸事，宜敏回家後　將荷香責打，當即招出，同維忠通姦二次，開雲州旅館，當晚（八月十五日）由荷香之母及女媒（即叔父）同到成都路三三四號錫興園，吃講茶叫開由維忠出二十五元請客消氣，宜敏因荷香將數年恩愛付之流水，因此神經大受刺激，對荷香愛與恨時於腦中衝突，八月十八日午前十時，宜敏同荷香同至善鐘路法捕房存案，因是晚須送荷香至娘家暫住，所以宜敏於捕房存案後，到西新橋請荷香吃飯，在捕房及飯店中，荷香口口聲聲說　阿哥我下次決不會再做此種事了，回家後，只等天晚送她娘家暫住而已，

三時半許宜敏出外購報，約四時回來，見荷香正在寫信，信上之字錄下，『我心中有你一人，所以王叫我去，我不肯去，現在是沒法想了，只好你原諒我，你身體自己保重，我今晚要回家，回家之後，不再到這里來，我家搬在張[illegible]，你總時常見我好，不必想念我也，沒別可說』，此信現由本夫保留，宜敏問她是給誰的，她說維忠的，宜敏立即將荷香送至維忠處，請維忠收留作妻，無奈維忠，不肯收留，宜敏於晚上送回娘家，她的父母知道此情書一事，亦無允許留在之誠意，故宜敏仍領回家中，宜敏因[illegible]捕房中　在飯店中，荷香口口聲聲極[illegible]日，而一至午後四時，立即作書致奸[illegible]人太甚，因此神經錯亂，所以恃夫權[illegible]之太甚，我事後痛哭一宵，當時荷香[illegible]維忠正礙通奸九次、其他瑣事等，並[illegible]過，外頭人那有哥哥那樣的正心云云[illegible]隨夫度日，哥哥救我的事，及在巡捕[illegible]我等情，我決不忘記的，因此種太刺[illegible]，使宜敏如發癡癲，見妹之說決不再[illegible]

